

# 多文化共生: 跨国移民与多元文化的新日本<sup>①</sup>

[日]山下晋司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 日本 东京)

**摘要:**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60年前在其未出版的日本著作题目中使用了“学习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60年后的今天, 这个题目还是那么贴切。日本近年展开的“多文化共生”项目就是走向“全人类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基本目标的尝试。

**关键词:** 移民; 新日本; 多元文化; 同一个世界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2011)01-0015-07

## 一、引言: 移动的东亚

道格拉斯·梅西及其同事在《移动的世界》(1998)<sup>[1]</sup>一书中指出, 到 20世纪 80年代, 国际移民已经蔓延至亚洲, 不仅是日本, 而且延伸到包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据估计, 到 2000年, 已经有大约 1 500万移民从东亚移出(包括东南亚国家)——东亚地区正处于移动状态。

梅西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 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移民制度使其成为世界移民的最新区域(1998)<sup>[1] (169)</sup>, 与北美和欧洲相比, 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然而, 近几年有关亚太地区移民研究的关注越来越多, 诸如中国成长之影响研究(诺尼、王 1997<sup>[2]</sup>, 王 2000<sup>[3]</sup>, 陈 2001<sup>[4]</sup>, 吉原、Sizuki 2002<sup>[5]</sup>), 日本移民研究(小舞 1999<sup>[6]</sup>, 道格拉斯、罗伯茨 2000<sup>[7]</sup>, 别府、吉夏尔·安吉斯 2001<sup>[8]</sup>, 古德曼、帕奇、竹中、怀特 2003<sup>[9]</sup>)以及关于菲律宾国际移民聚居区研究(Parrenas 2001<sup>[10]</sup>), 等等。斯蒂芬·卡索也提供了一个与族群和民族主义相关联的东南亚及东亚新移民的概述性研究(1998)<sup>[11]</sup>。

在东亚,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 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在动摇。即使在日本, 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移民控制非常严格的“同质的国家”, 到 2008年注册的外国居民数也已超过了 220万——日本也在移动。本文将把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志聚焦点, 探讨移民文化方面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10-12-08

作者简介: 山下晋司(Yamashita Shinji),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长期从事东南亚、日本的社会组织、宗教仪式及移民文化、旅游人类学研究。

① 此论文最初是在 2010年 5月 20日于中国北京召开的“中国与亚洲的移民——经验与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题为《移民的文化政策——跨国移民与多元文化的新日本》发言稿。后由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赵浚竹翻译, 中山大学王建新补充、校正并修改成文。引言部分(第 1.2节)使用了笔者之前发表的论文(山下 2008)<sup>[12]</sup>, 做了一些修改并增加了新的统计数据。说明“多文化共生”(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是一个日文表述方式, 与中文“多元文化共存”意思大致相同。考虑到这个用语与中文相近, 不妨碍读者理解, 译文中保留了日文原语, 只在必要时表述为“多元文化共存”(译者注)。

## 二、跨国移民到日本

日本曾经是一个移民输出国。然而,在经历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增长后,从日本移出的移民逐渐减少,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家移民工程终于结束。相反,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成了一个移民接收国。结果是,如前所述,现在大约有 220 万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工作,他们占日本总人口的 1.7%。日本外籍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大大低于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然而,过去 10 年在日本居住的外国居民比例上升了一倍,使得外国人成为日本社会一个非常显著的存在。

随着 1990 年新移民法的颁布,日本政府关闭了对外国工人的“正门”,却敞开了许多法定的“侧门”,例如,巴西和秘鲁日系人(日裔)自由进入,研修人员以企业培训名义来日本工厂工作;就读于日语学校学习语言的学生被允许限时工作;来自菲律宾和泰国的舞蹈演员、艺妓等演艺工作者(卡索 1998)<sup>[11] [10]</sup>等。

日本目前的跨国移民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他们中的 70% 来自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2008 年,中国移民人数达到了 655 000 人,成为最大的群体。中国人是留学生(大学学生)、修学生(语言学校学生)和研修生(进修人员)群体中的主要部分。韩国列第二(2006 年前是第一),人数为 589 000 人,其中包括 42 万韩裔少数民族、在日韩国一朝鲜人,他们的存在是日本殖民地劳工移民的结果。他们大多是第三代或第四代。第二,随着 1990 年新移民法的实施,日系移民,特别是来自巴西的日裔达到 313 000 人,成为第三大群体。他们一般在滨松、爱知、大泉、群马等县<sup>①</sup>的一些城市的工厂工作。然而,2008 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冲击到日本,一些日裔巴西人失去了工作又回到巴西。第三是妇女,特别是那些来自菲律宾的妇女有其特殊的社会处境。她们被称为“japayuki” (赴日本者),大多在酒吧及夜总会等娱乐行业工作。目前,大约有 212 000 菲律宾人在日本,其中约 80% 是女性。2004 年日本被美国监督与打击人口贩运活动组织列入“第二级观察者名单”里,所以,自 2005 年起,日本对“演艺签证”制定了更严格的限制,使得菲律宾入境签证的演艺人员数大大减少。2008 年日本和菲律宾签订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再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使得菲律宾人又开始进入日本的护理部门工作。

除以上特征外,还有一个被称为亚洲新娘“进口”的现象。今天的日本女性的结婚年龄是全世界最高的,年轻的日本妇女似乎没有合适理由去结婚,因此她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一些村落的妇女也外流到城市,导致农村人口减少,年轻妇女缺乏,从菲律宾、斯里兰卡以及中国“进口”新娘也就成为常态。在日本东北部地区山形县朝日町出现了由市长率领旅游团去菲律宾安排相亲的现象(宿屋 1988)<sup>[13]</sup>。渡边雅子讨论了日本农村特别在山形县年轻妇女缺乏和“进口”新娘对近期社会文化变化造成影响的问题(2002)<sup>[14]</sup>。法耶尔在长野县木曾村进行田野调查,把菲律宾女性“当媳妇”作为当代日本农村文化生产的案例来讨论(2009)<sup>[15]</sup>。

面对日本低生育率促使老龄化加速,外国的跨国劳工应该受到特别关注。2005 年,日本人口下降进一步加剧,开始面临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据预测,低出生率将会使日本人口由目前的 1.27 亿下降到 2055 年的不足 9 000 万,其中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上升到总人口的 40%。这是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超高龄社会。在这种人口学框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需要“进口”外国移民以维持其经济。因此,有学者认为,到 2050 年日本将有 1 000 万外国居民(阪中、浅川 2007)<sup>[16]</sup>。这就必然导致日本文化不断加强的多元性发展。

① 省级行政区划日文表述为“县”,这里采用原语(译者注)。

### 三、多文化共生:新日本的多元文化

在这种外国居民日益增多的背景下,2004年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举行了一场名为“多民族日本:日本外国居民的生活”的特别展览,展览的关键词是“多文化共生”(“多元文化共存”)。这个词是20世纪90年代初神奈川县川崎市韩裔少数民族在市民权运动中最初使用的,后来在支援1995年神户发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受灾者活动中被广泛使用。

当时,有130万志愿者来到神户帮助人们从地震的阴影里走出来。他们帮助的不仅是日本人,还有日本的外国居民,尤其是在神户市长田区居住的朝鲜族人。这一经验促成了1998年从事人权及非营利组织法律建立的市民社会组织的形成。例如,“外国居民地震信息中心”成立于地震发生期间,9个月后发展成“多文化共生中心”。该中心还扩展到大阪、京都、兵库、广岛和东京等5个地区,2004年起这些组织都成为独立机构。观察这些市民社会组织由草根活动逐渐形成的过程非常有趣。

鉴于这种志愿服务在日本的发展,2005年6月,日本政府总务省(MIC)成立了一个讲习班,以促进“多文化共生”项目。2006年3月汇编了一个报告,其中对“多文化共生”的定义是:“不同国籍和民族背景的人们,承认相互间的文化差异,建构平等的社会关系,作为同一地方社区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sup>①</sup>自此,“多文化共生”概念受到来自总务省的官方认可,并广泛地被地方政府援用。例如,东京都政府就出版了一个题为“外国居民的人权:互相了解很重要”的宣传册以促进“多文化共生”项目,其内容如下:

东京是一个有着各种国籍和大量外国居民的城市。我们经常会根据基于肤色、语言、文化及风俗的偏见和先入观去对待他们。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以及外国居民和睦相处,同时尊重他们的人权,建立一个符合当前全球化时代要求的社会。

针对这一文化政策本身,似乎并没有出现反对意见。但是,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

首先,这个文化政策关注的是当地社区,而不是国家社区;定义本身强调生活在一起的主体是地方社区成员,而不是整个国家社区。事实上,在人权宪法的讨论中,日本政府有将“人们”与“国民”等同的趋势。因此,外国移民往往是被排除在国家公民安全话语以外的。不过,根据日本地方政府的法律,地方政府应对所有居民的人权负有责任,无论他们是不是日本国民。换言之,中央政府在明确多元文化的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将责任推卸给了当地政府。

第二,东京都政府的宣传册中显示,有一种“我们日本人”和“他们外国人”的两分法。这种区别意在应该尊重不同人的不同文化背景。然而,这种区分的过度紧张可能导致日本社会排斥外国人,从而演变为另一种歧视。此外,这种两分法不适合诸如混血儿等外国籍人的日本人后裔,他们可以是日本人也可以是外国人。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个话题。

第三,“多文化共生工程”概念下的“文化”,往往被概念化为一种基于本质主义的不同文化实体。例如,日本文化不同于韩国文化。然而,在当前全球文化流动的背景下,没有纯粹的文化,相反,作为历史融合的结果,这两个文化具有很多共同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再能够维持本质主义文化概念,其特征表现为被限定于不同文化各自价值和实践体系的多样认同。然而,通过这种对文化本质化,“多文化共生”项目实际上将文化局限于所谓“三F”(服饰、节日和饮食)的肤浅水平。这就是泰萨·莫里斯铃木所说的“化妆的多文化主义”(2002)<sup>[17](154)</sup>。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是被作为土著居民及跨国移民参与国家一体化的新途径而提出的。因此,多元文化主义被定义为“建构尊重土著人民和移民文化差异之国家文化的尝试”(小舞2006)<sup>[18](128)</sup>。然而,“多文化共生”(日文版的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一点

① 参见“关于推进多文化共生的研究会报告书——为了推进地方社区多文化共生”,总务省网站: <http://www.soumu.go.jp/>

上缺乏一个国家共识:总务省提出了这一概念,但没有在国家层面涉及多元文化主义(事实上,日本政府目前还没有一个认可这些事项的移民政策,将移民政策局限于移民控制)。

正如莫里斯铃木所认为,这不是移民使一个社会“多元文化”,而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内部多元文化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之内”(2002)<sup>[17](246-247)</sup>。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可能是民族国家适应全球化世界的结果。不过,考虑到外国居民的选举权和日本仇外心理的存在,她预测,如果日本迈出真正多元文化主义的步伐,则有可能发生有关包容和排斥之界限的一系列争论。别府晴海(2006)<sup>[19]</sup>也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日本会承认多元文化为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将在相当时期内面对多元文化主义与单一文化主义(源于日本的“同质性习惯”)并存。这两种不同的原则会使日本社会成为一个动态社会,尽管存在各种冲突。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说,日本正向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迈进。

#### 四、东京都新宿区大久保地区:日本一个多元文化空间的事例

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日本国内的多元文化空间,东京都新宿区大久保地区就是一个例子。截至2009年,东京有418 000注册外国移民,占东京总人口的3.2%。从他们的国籍看,中国人(157 000人)数量最多,其次是韩国人(116 000人)和菲律宾人(31 000人)。外国居民最稠密的地区是日本东京新宿,这里有35 000外国居民,是新宿总人口的11%。这里最多的是韩国人(14 000, 41%),其次是中国人(11 000, 32%)和缅甸人(1 300, 4%)。大久保地区的外籍人口比率则更高,占35%至45%。这里吸引外国居民的主要原因是,它与日本最大的娱乐中心新宿区相邻,有许多外国居民工作的酒吧和餐馆。大久保是他们方便的“起居城”。

根据稻叶的研究,大久保区自1990年前后就开始转变为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城区(2008)<sup>[20](26-31)</sup>。当时,那里出现了许多台湾人、泰国人和马来西亚人经营的餐厅、影碟屋、民族食品店、语言学校,以及为外国女招待所设的美容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旅行社、酒店、回收店、教堂和清真寺也开始在大久保地区出现。韩语和汉语成为街巷口语。自2003年以来,随着“韩流”出现,大久保成为东京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尤其是那些喜爱购买韩国食品和商品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移民通过发展小型、充满活力的商业经营重写了大久保的城市景观。大久保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城区,尽管日本整体经历了萧条——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失去的数十年(稻叶2008)<sup>[20](139)</sup>。

虽然,全球化形成期的大久保存在日本居民与外国人之间关于住房、垃圾问题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冲突,但是,大久保日本居民现在已经意识到,除了接受和外国居民一起生活在同一城市的事实外别无选择。河村千鹤子根据观察到的此类变化将大久保地区定性为一个“日本之外的地方社区”。“地方社区已能够适应多种族和多文化的运动,以及人类正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这些社区已经尝试在日常环境中找到生存的可能性。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意识到,与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一起生活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积极影响。”(山下译,1998)<sup>[21](256)</sup>。

根据河村的解释,一起生活在一个多种族和多文化环境,需要我们不仅仅是口头上理解人权,更多在于我们的日常行为(1998)<sup>[21](258)</sup>。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来认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移民也有权利工作、享受生活、结婚以及供养家庭。

#### 五、多元文化日本之菲律宾妇女的梦

这方面,我想对菲律宾移民的个案做些评述。根据久田惠研究,1979年是产生“japayuki”(赴日本者)模式的第一年,菲律宾妇女来日本工作人数多于10 000(1992)<sup>[22](307-308)</sup>。30年后,菲律宾妇女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如前所述,她们一般在娱乐行业工作,但也有在酒吧或酒馆与日本

男性相识而与之结婚的菲律宾女性,这种类型的夫妇目前超过 10 万。在嫁给日本男性的外籍妻子中,菲律宾女性是最大的群体,占到了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国际婚姻的 33.8%<sup>①</sup>。

然而,婚姻为这些新娘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幸福。在某些情况下,她们遭受家庭暴力而没有人权可言,她们甚至被卷入人口贩卖交易。离婚变得司空见惯。有人说,有 5 万(包括离婚)的单身母亲必须努力工作来养育她们的孩子,除了在娱乐场所工作外还要兼职其他工作。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她们依然怀揣梦想而努力生活。南茜·卡拉维的评论适用于在日本的菲律宾女性移民:“移民女性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更加自信、果断、机智的女性群体,她们拥有梦想,承担使命。她必须从婚姻失败或失业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她得继续前行。”(Caraway 2008)<sup>[23] (253)</sup>

日本人—菲律宾妇女婚姻中有一个子女的问题。混血儿童中有超过 20 万的日本菲律宾儿童(JFC)。他们中有些出生前并不被父亲所承认。根据日本国籍法,未婚夫妇所生混血儿童如果没有父亲在其出生前的父子认可就无法拥有日本国籍。

2005 年 4 月,在 JFC 网络和其他团体等非政府组织(NGO)支持下,有 10 名这样的儿童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诉讼。2008 年 6 月,日本最高法院下达了裁决,认为这违反了宪法第 14 条“保障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应由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出身地位、政治或社会关系而被歧视。”因此,最高法院裁定这些儿童应该拥有日本国籍。此后,日本国籍法也作了修订。

Masami Tapi 是原告之一,她与母亲 Rosana 妹妹 Naomi 一起生活在东海地区。Rosana 24 岁时来到日本,她曾在一家餐厅工作,并在那里结识一位日本男子,随后与其生下了一名女婴,取名为 Masami(用汉字表示是“雅美”)。Masami 说,她的父亲在她出生前并不承认与她是父女关系,因此她不是日本人,她的名字也不能使用汉字字符。而她的妹妹,在她母亲怀孕期间得到了父亲的承认,因此取名为 Naomi(用汉字表示是“直美”)成为了一名日本公民。就这样,Masami 被命名为“Masami Tapi”,一个菲律宾名字,而她的妹妹却是一个叫做“佐藤直美”的日本人。因此,她们有时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姐妹。直到诉讼获得成功的记者招待会上,当 Masami 谈到她梦想成为一名警务人员时,才被大家接受是一名日本人(东京产经新闻,2008 年 5 月)。

另一个例子是来自东京的苏珊娜(化名)。她加入了 CHOBET(社区及家庭英语教师组织),这个项目由 CJFF(日本菲律宾家庭中心)组织运作,它是一个支援菲律宾人的非政府组织。2006 年 5 月开始,这一组织努力为菲律宾妇女提供技能培训,让她们顺利从艺人转变为英语教师。该项目希望为菲律宾妇女提供谋生之道,增加尊严及能力。苏珊娜于 1990 年在她 20 岁时来到日本,当时她是一名歌手。在长野酒吧和其他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移居到静冈县伊豆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他们 1991 年在菲律宾结婚。在那加城——她的家乡逗留了数月后,她又与丈夫回到日本。她的丈夫在经历过数次跳槽后,目前在东京地铁做售票员工作。她有 5 个孩子。在我做此项研究时,作为 CHOBET 项目的内容,她每周为 5 个班级教 3 次英语。当我问到她的梦想是什么时,她回答说,她希望她的孩子是“普通的”日本人。

“成为普通的日本人”——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梦。然而,在当代日本,由于个人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是“普通”。因此,即使是日本父母也很难将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为“普通孩子”。这对于有着混血儿女的菲律宾母亲来说就更加艰难了。她希望自己孩子能成为一名“普通”日本人的梦想看起来就更加具有挑战性,但也是一种基本人权,所有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有追求完美生活的权利。

加桑·哈格在《反对偏执的民族主义》一书中讨论了“一个不断缩小的社会的希望”。根据他的看法,人类社会是一个产生和传播希望及社会机遇的机体(2003)<sup>[24] (9)</sup>。如果新日本是一个这样

① 第二大外国夫人群体来自中国(33.7%),第三位来自韩国(16.8%)。日本国际婚姻的比率为 5%,而东京地区则达到 10%。其中,日本男子与外国女子结婚的比率为 80%,其他 20%为外国男子与日本女子的婚姻。

的“多文化共生”社会,那么就应该是能够提供日本国民及外国移民共享的梦想。问题是,这还关系到跨国移民的人权和公民权以及多元文化社会的民主等等<sup>[25]</sup>。

## 结论: 学会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

全球化的世界如同一块被连接在一起的根基,正如迈克尔·科尔内所提出的,基于“我们,一起……”而不是“我,或者……”的逻辑,创造出一个复杂的跨区域乃至跨国网络(科尔内 1995)<sup>[26] (58)</sup>。我所设想的“新地球”里,世界不应像地图上那样,由不同彩色所点缀的民族国家组成,而是没有国界的“一个世界”(山下 2009)<sup>[27]</sup>。通过 2008 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已经以一种相当消极的方式体验到世界紧密相连的程度。它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但随即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无论是好是坏,非常肯定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

在这里,人们也许还记得“学习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60 多年前在她未实现的书中提出,由于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出版受到阻碍(比曼 2004)<sup>[28]</sup>。经过了 60 多年,这一提法仍然是那么贴切。除了不断努力学习生活在“一个不断缩小的世界”,我们可能没有其他更好的希望。笔者这里所探讨的近年在日本展开的“多文化共生”工程,就是走向“全人类生活在一个世界”之基本目标的一个尝试。

### 参考文献:

- [1] Massey, S. Douglas,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b Pellegrino,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Demograph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 Nonini, Donald M. and Aihwa Ong eds.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M]. Routledge, 1997.
- [3] Ong, Aihwa.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 Cheng Ten-shi. *Kajin Diaspora: Kasho no Nettawaku to Aidentiti (Chinese Diaspora: The Network of Chinese Merchants and Their Identities)* [M]. Akashioten, 2001.
- [5] Yoshihara Kazuo and Masataka Suzuki eds. *Kakuda isuru Chugokuseka i to Bunkasae Aija-Taiheiyo no teiryu (Enlarging China World and Creation of Culture in the Asia and Pacific Area)* [M]. Kobundo, 2002.
- [6] Komai Hiroshi. *Nihon no Gaikokujin Inin (Foreign Migrants in Japan)* [M]. Akashioten, 1999.
- [7] Douglas, Mike and Glenda S. Roberts. *Japan and Global Migration* [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 [8] Befu, Harumi and Sylvie Guichant-Anguis eds. *Globalizing Japan: Ethnography of the Japanese Presence in Asia, Europe and America* [M]. Routledge Curzon, 2001.
- [9] Goodman, Roger, Ceri Peach, Ayumi Takenaka and Paul White. *Global Japan: The Experience of Japan's New Immigrant and Overseas Communities* [M]. Routledge Curzon, 2003.
- [10]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1] Castles, Stephen. *New Migration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M]. Oxford University, 1998.
- [12] Yamashita Shinji.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 in a Comparative Focus* [A]. Shinji Yamashita, Makoto Minami, David Haines and Jerry Eades ed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 in a Comparative Focus* [C]. SER 77.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8.
- [13] Shukuya, Kyoko. *Ajia kara kita Hanayome (Brides from Asia)* [M]. Akashioten, 1988.
- [14] Watanabe Masako. *Nyukan Gaikokujin no Zodai to Nihonshakai no Bunka Henyo: Noson Gaikoku jinzuma to Chikishakai no Henyo wo Chushin (The Increase of New-comer Foreigners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Japanese Socie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oreign Wives in Rural Areas and Local Social Changes)* [A]. Takashi Miyajima and

- Hirokatsu Kano eds *Henryōsu ni Nihonshakai to Bunka* ( *Chang ing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 [ C ]. Tokyodaigaku Shuppankai 2002
- [ 15 ] Fairer Lieba *Intimate Encounters: Filipina Women and the Remaking of Rural Japan* [ 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 [ 16 ] Sakanaka Hidetori and Akihito Asakawa *Iminkokka Nippon: Issemannin no Iminga Nippon wo Sukuu (Japan as a Migrant State: Ten Million Transnational Migrants Save Japan)* [ M ]. Kajishuppan, 2007
- [ 17 ] Morris-Suzuki Tessa *Hihanteki Sozoryoku no tameni (For the Critical Imagination)* [ M ]. Heibonsha 2002
- [ 18 ] Komaji Hiroshi *Gurobanakajidai no Nihongata Tabunkakyoseishakai (The Japanese Way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Society)* [ M ]. Akashishoten, 2006
- [ 19 ] Befu Hanumi *Gaikokujin Rodosha ga Kaeru Nihon Bunka (On the Japanese Culture which Guestworkers Change)* [ A ]. Toransunashonaritenkyu (Transnationality Studies) [ C ]. Osaka University. The 21 Century COE Program. Interface Humanities Research Activities 2006
- [ 20 ] Inaba Yoshiko *Okuba, Toshi no Chikara: Tabunkakukan no Dainamizumu (Okuba, Power of Town: Dynamism of Multicultural Space)* [ M ]. Gakugeishuppan 2008
- [ 21 ] Kawamura Chizuko ed *Tabunka-kyosei no Mado: Shinjuku no Sokojikara (The Town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The Power of Shinjuku)*. [ M ]. Akashishoten, 1998.
- [ 22 ] Hisada Megumi *Filipina wo Aishita Otokotachi (The Men Who Loved Filipinas)* [ M ]. Bunshun Bunko 1992
- [ 23 ] Caraway Nancy “Do No Ham”: The Asian Female Migrant and Feminist Debates in the Global Anti-trafficking Movement [ A ]. Kathy E. Ferguson and Monique N. Innesco eds *Gender and Globaliz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 C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 [ 24 ] Hage Ghassan *Against Paranoid Nationalism: Searching for Hope in a Shrinking Society* [ M ]. The Merlin Press 2003
- [ 25 ] Yamashita Shinji *Ekkoyosun Hitobito: Kokyoinuigaku no Kochiku ninkete (People on the Move: Establishing Public Anthropology)* [ A ]. Susumu Yamakage and Tetsuya Takahashi eds *Ningen no Anzenhoshō (Human Security)* [ C ]. Tokyodaigaku Shuppankai 2008
- [ 26 ] Keamey Michael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zation* [ J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5( 24).
- [ 27 ] Yamashita Shinji *Kanko-jinnuigaku no Choseru: “A tarashii Chikyū” no Kikata (A Challenge of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How to Live on the New Globe)* [ M ]. Kodansha 2009.
- [ 28 ] Beaman William. Learning to Live in One World: Margaret Mead’s Unfinished Work and its Wisdom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 keynote speech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Social Use of Anthropolo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 N ].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9~ 30 October 2004.

【责任编辑 李小凤】

## **Tabunka-kyosei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Transnational Migrants and the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New Japan**

Yamashita Shinji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bstrac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Margaret Mead even put the phrase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in one world” in her unrealized book title more than sixty years ago. Over sixty years later, her book title is still proper today. Japan’s recent tabunka-kyosei project is just an attempt toward this fundamental goal for all of humanity living in one worl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ltural aspects of migration by taking Japan as an ethnographic focus.

**Key words** immigrant; New Japan; multiculturalism; one world